



# 斯大林與文藝

葉高林 著 水夫 譯

海燕書店刊行



# 斯大林與文藝

葉高林著 水夫譯

臨燕書店刊行

• 1950 •

---

# 斯大林與文藝

И. В. Сталин и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

|              |    |     |                                   |                      |                      |
|--------------|----|-----|-----------------------------------|----------------------|----------------------|
| 著者           | 譯者 | 發行人 | 出版者                               | 印刷者                  | 刊行期                  |
| Л. М. Егоров | 水夫 | 俞鴻模 | 臨燕書店<br>上海中央街二四號二一室<br>北京和內文昌閣一四號 | 光藝印刷廠<br>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二四號 | ★ 有版權 ★<br>一九五〇年八月初版 |

---

(109)(A10)1(0001-8080)

的確，沒有一個蘇聯學術部門是不受斯大林同志的創造思想的滋養的。斯大林同志的理論著作對於藝術文學和蘇維埃文學的發展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斯大林同志的著作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典範，研究它們有助於把我們的作家、批評家、文學史家的全部工作提到新的、更高的階段。

斯大林同志繼承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學說，發展並具體化了他們關於意識形態、關於社會思想的起源和作用的學說。

斯大林同志指出思想對於社會的巨大大義。他說：『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舊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已經衰頹、並為社會上那些衰頹着的勢力的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同時又有新的先進的』

思想和理論，它們是爲社會上的先進勢力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需要，便能獲得愈加巨大的意義。

「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可是，它們既已產生出來，便會成爲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前進。在這裏也就表現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那種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所以產生出來，正是因爲它們爲社會所必需，因爲若沒有它們那種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工作，便無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既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便能掃除障礙，深入民衆意識，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去反對社會上衰頹着的勢力，因而便利着推翻社會上正在衰頹而阻礙社會物

質生活發展的勢力。』（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俄文本●一一一至一二頁）。

斯大林同志對於先進思想的改造性質的指示，對於作家、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具有頭等的意義。由此就應當承認那表達出先進思想的革命前的進步文學是具有解放的、革命化的作用。由此就得出文學研究家應當用分析某一作家的作品的方法來確定文學中從具體社會生活產生新思想的規律性的直接責任。由此就得出文學史家應當指出過去作家遺產的思想意義和當時社會精神生活中先進文學的激勵作用的責任。此外，文藝學家應當見到，表達舊思想和服務於衰頹勢力利益的反動藝術文學作品如何在阻礙社會發展，如何在阻礙它的前進。

斯大林同志指出新思想在革命時代動員和組織羣衆的事業中的特別巨大的作用。

『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時，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的統治階級就變成了祇有經過新階級自覺活動、祇有經過新階級強力行動、祇有經過革命才能掃除的「不可克服的」障礙。這裏特別明顯地表現出應該用強力把舊生產關係消滅掉的那些新社會思想、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權的偉大作用。在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在社會的新經濟需要的基礎上產生出新的社會思想，新的思想就會組織和動員羣衆；羣衆就會團結成爲新的政治軍隊，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權，並運用這個政權去用強力消滅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自發的發展過程就讓位於人們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於強力的變革，進化就讓位於革命。』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二五頁）。

斯大林同志關於思想作用的學說乃是同文藝學部門中的庸俗化者作鬭爭的理論根據，這些庸俗化者武斷說，作家僅僅從事被動地複製生活現實的事實。

從斯大林同志的這些原則性的論點中就得出對蘇聯學者非常有益的結論，可以

使他們擊破對文學現象的庸俗社會學觀點。二十年前，在許多文藝學家中間傳播着一種意見，說作家是某一階級的思想家，他們不能脫出階級框子，文學史乃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表現。根據畢烈維爾捷夫和他的學生的解釋，普希金是正在資本家化的貴族階級的思想家，果戈里是擁有小采邑的貴族等等。文字藝術家的創作被脫離了人民和時代的社會運動來研究。偉大的俄羅斯作家被『解釋』成剝削階級的保護人。關於古典文學家的專論常常似乎是對普希金或是果戈里的保衛貴族階級利益、保衛封建主義等等的『控訴書』。這些文藝學家常常利用普列哈諾夫的理論論點的弱的方面。大家都知道，普列哈諾夫在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化方面曾執行過巨大的工作，但同時也曾犯過愚蠢的庸俗社會學的錯誤。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天才著作，列寧的反映論，他的論文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斯大林同志在具體文學問題上對蘇聯文學團體和個別作家的無數寶貴指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對文學問題的幾個決議——都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文藝



學的基礎。馬列主義教導我們在俄羅斯文學史中看見社會鬭爭的反映以及與社會發展有關的思想的表達。俄羅斯現實主義作家所以創造了不朽的作品，不僅僅是由於他們的天賦，而且還因為他們在藝術形象中對現實提供了深刻的分析。普希金或者果戈里的偉大就在於他們的作品是在進步的方向上教育人民。過去先進作家的文學遺產在武裝着列寧和斯大林學說的蘇聯文藝學家的著作中獲得了真正科學的闡揚。

根據斯大林同志的學說，很容易揭露『單流』論的反馬克思主義本質。按照這一理論，全部古典文學是被當作一個統一的整體，毫不考慮到社會中在鬭爭的社會力量。按照這種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理論，過去文學的發展似乎是沒有敵對矛盾、沒有階級和黨派的鬭爭的。

高爾基反對這一類『理論』，他在一九三〇年寫道：「聰明人可能說，舊文學『聯合起整個文化界』，他們會引用在歐洲日益增長的陀斯托葉夫斯基的影響。我寧願說，使『文化界』聯合起來的並不是陀斯托葉夫斯基，而是普希金，因為普希

金的巨大的澎湃的才華是心理學上健康的並且起健康作用的才華。」（文學批評論文集，國立文學出版局一九三七年版，第三九七頁）。

大家知道，陀斯托葉夫斯基在徭役以後變成了唯物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公然的敵人。在陀斯托葉夫斯基這一時期的作品中貫穿着反動的思想，而在長篇小說惡魔中，革命活動家更被誹謗地加以描寫。

黨的報章從馬列主義觀點來研究陀斯托葉夫斯基的創作，反對某些文藝學家把他的反動觀點理想化。他們缺乏一種對過去的文學的黨的、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以致把陀斯托葉夫斯基，這個用高爾基的話來說就是俄羅斯人民的『邪惡的天才』理想化起來。

在分析個別的作家時，必須在他們活動的評價中考慮到他們創作發展的全部複雜性。比方，在巡按和死魂靈中，果戈里是作為一個對他同時代的俄國生活制度的無情批評者出現的；這些作品在客觀上具現了當時最進步的趨向。但是與友人通信

錄選輯已經意味着果戈里背叛了人民事業，意味着作家轉向人民的壓迫者方面了。

列寧第一個發現了列夫·托爾斯泰的偉大，他指出，在歐洲沒有人可以同他並列。斯大林把托爾斯泰的名字放在俄羅斯民族最偉大的名字中間稱呼。然而列寧和斯大林對托爾斯泰的創作的這樣高的評價並沒有提供把托爾斯泰主義理想化和不指出他創作中一些反動方面的根據，這些反動方面當時會非常尖銳地受到列寧的指責。黨的報章在最近幾年中斥責犯了嚴重錯誤的、使共產主義教育事業蒙受直接損害的文藝學家埃亨鮑姆關於托爾斯泰的著作。

片面強調即使是先進的作家的世界觀的積極品質和無視他們活動的否定的弱點都具有反科學的性質。對於過去現象的這一類解釋造成了粉飾歷史，和馬列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早在一九〇七年，斯大林同志就警告道：『過度稱讚故世的同伴已經成爲了我們黨圈子裏的一種習慣。抹殺弱點和誇大積極方面——是目前墓誌銘作者的特點。當然，這是不合情理的習慣。我們不願追隨這種習慣。』（斯大林文集）

第二卷第二七頁。

今天從我們在爭取共產主義的鬭爭中獲得勝利的觀點來研究偉大的革命民主派活動家的遺產，我們可以說：這些作家的力量和魅力就在於他們是無限忠於解放羣衆的思想、忠於人民民主的思想。這些思想也就是契爾內雪夫斯基、陀勃羅柳波夫、涅克拉索夫、施契德林的革命愛國主義的基礎。列寧和斯大林非常重視革命民主派在我們的解放運動和社會思想發展史上的作用。但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別林斯基、契爾內雪夫斯基和陀勃羅柳波夫的觀點應當『拉』到馬克思主義奠基創者的觀點上去，像某些文藝學家所做的那樣。

列寧指出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和前進與進步得不可以道里計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中間的重要區別。列寧寫道：『社會主義的夢想僅在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把改造的願望和特定階級的鬭爭聯系起來之後才變成了千百萬人的社會主義鬭爭。』（列寧全集第九卷第四一二頁）。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歷史是既不能改善，也不能改壞的。蘇聯學者在革命前文學方面的主要任務——乃是發掘它的進步方面，闡揚它的解放的與民主的因素，而不忘掉必須揭露和批評一切落後的和反動的東西，不管它是由於保衛統治階級利益的自覺願望或是由於不瞭解爭取人民解放的鬥爭道路而引起的。

戰鬪的布爾什維克黨性原則應當被用來領導全部科學工作。斯大林同志指示必須建立這樣的科學，它『不隔絕人民，不使自己遠離人民，而是準備服務人民……』一九四七年的哲學討論又一次提醒文藝學家：藝術文學和文藝科學乃是慘酷的階級搏鬪的舞台。

根據對於亞力山大羅夫的西歐哲學史一書的討論來看，文藝學部門的缺點也特別清楚地顯露出來。像哲學家一樣，文藝學家有時對唯物主義的敵人也沒有進行尖銳的鬪爭；而沒有殲滅性地批評個別學者著作中的思想缺陷和錯誤，蘇聯文藝學的順利發展就不可能。把文學史歸結爲純文學的形式上的一類東西會把文學史變成了

一門缺乏真正科學基礎的狹隘特殊的、拘泥小節的學問。

爲了克服我們文藝學方面的落後，就必須在學術界、在研究院裏、在講堂上、在報章上廣泛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一九三〇年，斯大林同志寫信給高爾基道：『……我們不能沒有自我批評。無論如何不能，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沒有了自我批評，停滯不前、機構腐化、官僚主義滋長、工人階級創造性的創舉的破壞就不可避免。當然，自我批評會給敵人以材料。這一點您完全是對的。但是自我批評對於我們的前進、對於勞動人民建設能力的展開、對於競賽的開展、對於突擊隊等也會提供一種材料（和推動力）。否定方面會給肯定方面抵消並且超過的。』（斯大林文集第十二卷第一七三頁）。

斯大林同志的理論著作，乃是馬列主義學說發展中的具體化和更跨前的一步，這些著作引起了一九四七年的哲學討論，也引起了生物學問題的討論，並且預先規定了蘇聯科學其他一切部門裏的實際問題的討論。

蘇聯的文藝學家擁有馬恩列斯著作中的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論點來研究事實的範本，應當寫成這樣的著作，其中文學史是被作為活的階級鬥爭史而呈現出來。

斯大林同志關於民族問題的著作對於蘇聯文藝學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意義。在分析各民族的特徵時，斯大林論述了結合在一個民族裏的人的精神狀態的個別特性：『各個民族之所以各不相同，不僅是因為它們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條件，而且是因為它們各有其表現於民族文化特點上的不同的精神狀態。如果操同一語言的英吉利、北美和愛爾蘭仍舊要組成三個不同的民族，那麼它們因生存條件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心理狀態，就起着不少的作用。

『當然，心理狀態，或者——像有些人所說——「民族性格」，在旁觀者看來，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但它既然表現在一個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那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應忽視的東西了。



「用不着說，「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隨着生活條件變更而變更的，但它既然在每一個特定時期內存在着，——也就不免要在民族面貌上留下它的痕跡。」（斯大林文集第二卷，第二九六頁）。

從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論點中，可以異常清楚地得出，每一個文藝學家必須確定作為某一部文學作品或是作家全部創作的出現的策源地的民族的及具體歷史的基礎。這就引導我們承認民族文化的獨創性，引導我們去同民族虛無主義鬭爭，引導我們去根絕資產階級世界主義和它的追求無民族超歷史的文學定義的罪惡趨向。由此文學研究家就必須評價傳統的作用，要強調某一民族的文化遺產的意義。從斯大林同志關於民族的學說出發，A·日丹諾夫在蘇聯音樂工作者會議上確定了民族的東西和國際主義的東西在藝術中的相互關係：「誰以為不論是俄羅斯民族音樂或者是加入蘇聯的各蘇維埃民族的音樂的興旺，就表示是藝術中國際主義的一種縮小，那就犯了深刻的錯誤。藝術中的國際主義並不是誕生在民族藝術縮小和貧乏的基礎